



绘图 玉明 吴芳

“不要低估孩子们的智慧”

文学博士、作家叶开拷问语文教育



核心提示

□据《光明日报》

“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。”这是作家叶开个人博客上的卷首语。这位《收获》杂志的编审、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以其专著《对抗语文》的书名为旗帜，将矛头指向当前的语文教材。叶开是文字工作者，曾当过老师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他认为面对语文，自己算得上专业人士。他还有一个身份，一名六年级学生的家长，作为教材使用者的爸爸，亲历女儿语文教育之痛，他认为以自己的专业背景一定要站出来，说些什么，做些什么。近年来，语文教材的编写，几乎是有一点动作就牵动社会大众的神经，并且屡遭质疑，毕竟，语文是母语，几乎每个人都有丰富的个人体验。不过，相对于以前略显零散的质疑，叶开的拷问却是多个角度的。



教材败坏学习胃口

从2009年始，叶开应编辑之邀，在核心期刊《语文教学与研究》上就语文教育发表了12篇专栏文章，今年还出版了专著。他认为现阶段语文教材的主要问题如下：

从教材上看，语文教育严重“非语文化”，一方面，语文教育被附加了太多泛道德化的因素，原本应该处处流淌着诗意的汉语，却不堪重负，扭曲成了粗糙的说教，无疑，语文需要德育，但德育不是说教。

“以中国文化中最为经典的花花草草而言，孔子曰‘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’，对于花草的认知已经成为一种散发着清香的传统，这一传统从《诗经》一直绵延流淌下来，滋养了中国人的心灵。现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也有很多与花草树木相关的文章，然而，它们不是引导学生欣赏花草的美丽，而是在花草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。这样忽略本体的拔高、升华，只能让孩子们与语文越来越远。”

另一方面，语文教材随意篡改文本原意，其中一些被改得面目全非，甚至只是取了原作一个写作主

题，很多文章变得毫无营养，原文的精髓和准确优美的文字都被抛弃和歪曲。为了写朱自清作品如何被篡改和肢解的文章，叶开花了3个月时间通读朱自清文集，在与教科书对比后，他着实领教了所谓的“教材体”，即教材编写者根据教学大纲的需求，“生产”出的主题先行的课文。“不只是朱自清的作品，安徒生作品《一个豆荚里的五颗小豌豆》中的故事，被改编成了《一颗小豌豆》，但那是颗‘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版小豌豆’。”叶开说。

另外，教材选文水平偏低，“有些教材的文章摘自报刊和文摘，从语文的意义上看，没有什么水平可言。一些课本上的名言很多是编者自己编的，还要求学生必须背诵，想想，中小学是学习的黄金时代，是孩子们记忆力最好的时候，也是最需要营养的时候，却背这些垃圾，还不如去背老子孔子，或者是唐诗宋词呢”。

“从小学的虚假道德、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，没有什么真情实感，十几年下来，读了太多这样的垃圾文章，孩子们的胃口早已经被彻底败坏了。”叶开说。



语文教育的成功在哪里

请写出AABB、ABAB结构词语各4个——相信家里有小学生的家长都会为这个问题而挠头。叶开也一样，作为文字工作者，他不明白AABB、ABAB和成语的本意有什么关系。

对语文教材乃至语文教育的批评，源自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在花了大量的财力、人力、时间甚至情感的情况下，教育效果并不明显。以“AABB”为例，孩子们花了大量时间去做的练习对他们步入社会实际运用语文，对提高他们个人语文素养有何关系呢？而这样的练习充斥着他们的课堂与练习册。“这让我们看到，语文教材和教育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，有点像自说自话，只是对受教育者在这个封闭体系内能

达到的水平用考试等手段进行考量，但对个人素养尤其是其走向社会后需要的素养究竟有多大帮助，并不是其考虑的重点。”叶开说。

叶开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空穴来风。“作为编审，我经常收到一些普通作者的投稿，信件中没有称呼和落款，连基本的礼貌表达都不懂，而这些人都是搞写作的。所以，我认为提到教育，我们要看现状，我们的教育究竟成功在哪里？这两天，我买了一个小家电，说明书写得差极了。还有，看看我们周围张贴的海报、填写的表格，有几个规范？有人一提到语文教育，就提培养多少作家，我认为，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，但是写好一个说明、一封信件，这些基本技能却是语文教育的基础。”他说。



不要低估孩子们的智慧

叶开认为，中国传统的教育注重修辞和交流，以此形成个人道德观和社会人生观；而现在的语文教育则跟外语教育一样，注重语法。语文课不仅违背了语言规律，而且极其乏味，肢解了整个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思考，在肢解了语文的同时，也让孩子们无所适从，由不解到厌倦。

“有一种说法，编写‘教材体’是为了适合小学生阅读，我认为，这是编写者在贬低孩子们的智力。”他以自己的女儿为例，瑞典名著《骑鹅旅行记》50多万字，女儿两天就看完了，而且记得很清楚；《哈利·波特》7本250多万字，女儿每本都读了好几遍；《安徒生全集》4卷女儿都看了，内容几乎都记住了。“孩子们用脚走路，他们是识货的。”他说。

叶开在自己的《对抗语文》一书中，列出了这些他认真品

读的儿童作品，按年龄段进行了推荐，“没想到受到很多家长的欢迎”。受此启发，他正在着手选编一些“好东西”进行推荐。“不是四大名著，这些不需要我来推荐。我现在从《全唐文》里选一些古典文章。”他说。

“现在的语文教材将自己作为语文的‘终极’，这是错误的，也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在我看来，语文教材更应该像一本观光手册，引导学生去理解文学和作品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量的阅读。大量阅读，才是语文学习的关键。”

对于叶开提出的意见和想法，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，他们表示，这些意见和建议值得业界思考，语文教材的编写是一个复杂工程，学术性很强，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让教材更符合教育规律，这对教材编写者是个挑战。